

戏剧·人生

——新编京剧《响九霄》看后

史晓丽 周磊 (河北省艺术研究所 050021)

河北省新编京剧《响九霄》讲的是清末著名戏剧人田际云(艺名响九霄)的故事,剧作者选择了几个能够突出响九霄人品艺品的节点用“情”字连缀,对戏曲的热情、对国家的豪情、对戏班的真情、对爱人的畏情……一方面给了演员尽显表演功力的开阔空间,另一方面则打造出一位舞台上下真挚真切、立体饱满的艺术形象。该剧自正式演出后已收获了业内良好口碑以及九艺节特别大奖等诸多赞誉,其中主演裴艳玲的个人魅力首屈一指,同时,该剧描绘出来的响九霄这一“戏中人”的戏剧人生更发人深思,令人回味。

“看戏的人是傻子,演戏的人是疯子”,中国这句俗语通俗而形象地描述了戏曲对人生的影响,同时也印证了一位好演员“入戏”的必然。诚然,入戏是对演员把握角色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强调戏剧间离效果的布莱希特戏剧体系中,也对演员表现情感的真实度要求甚高,但演员对戏剧和人生之间尺度的拿捏,会直接作用于其戏剧人生,而任何一种沉溺或忘情都可能对人生造成或多或少的影响。英国著名莎士比亚戏剧表演艺术家奥利弗就曾在一场经典演出后表达了自己无法剥离角色的苦恼;电影《霸王别姬》中男旦程蝶衣更是终生将自己和虞姬合二为一……这种入戏之深在为演员取得事业成功的同时,也因拿捏不好戏剧与人生间的尺度而呈现出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的戏剧·人生景象。

一、戏剧·人生之成

传统戏曲精华对响九霄的性格形成和人格养成形成的渗透毋庸置疑,“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梦,戏是我的根。日出月落唱不尽,笑瞰这世间风云……”从《响九霄》首尾复唱的这首主题曲中,戏曲艺术在响九霄心目中的分量略见一斑,也可以看出在这位视艺术如生命、秉承“戏比天大”的“戏中人”心中,正是那唱不尽的戏曲使他“笑瞰世间风云”。“笑瞰”并非出世,而是乐观入世。具体可以体现为响九霄身上显露出来的知识分子气质和英雄主义情结。于是,由此生发出的侠肝义胆、重情轻利的性格与对世间风云的密切关注相互作用,紧密相连,共同营造出响九霄的戏剧·人生。

1. 知识分子气质

中国传统戏剧的传承一般都是口传心授,大多传统艺人并不识字,但都能背诵大量的戏文,而这些戏文中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势必会给传统艺人以或多或少的气质影响,响九霄便是如此。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知识分子的自况在响九霄身上非常突出。作为一个艺人,他对艺术精益求精,自身取得深厚造诣。当时的观众曾编出“宁可卖房子卖地,也要看响老板的戏!”“宁可卖了锅碗瓢,也要听听响九霄!”这样带有疯狂意味的顺口溜来表达他们对响九霄戏剧艺术的由衷喜爱。作为一位戏剧艺术的传承人,他教授学徒、继承传统的同时,响九霄不墨守陈规,首创“京梆两下锅”,首招女学员,创排新戏……对中国戏剧及地方剧

种的生存发展都形成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介成功人士,他不迷失,不忘本,连其跟包人都慨叹他“和别的角儿不一样”“有良心”。作为一名梨园领军人物,他爱惜梨园子弟,曾发出“废私寓,禁侑酒”的号召整顿行业风气,匡扶梨园正气……简单来说,在响九霄的身上,既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修正自身的“自赎”,又可以感受到知识分子那种天生的“救赎”情怀,即“敢为天下先”的社会责任感。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响九霄从未停止对社会生活“世间风云”的思索。新编戏《斗牛宫》中描绘的“让大地,康泰祥和春晖暖/让江河,碧水层层绿如蓝/田园锦绣,美景无限——愿世间风和顺福寿绵延!”那样美好的生活愿景,正是其社会思考的感性表达。而这种愿景恰好暗合了一些同样具有“救赎”情怀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响九霄言行举止中流露的知识分子气质以及其坚信“事物变化则通”的社会理想的戏剧性表达,深深打动了当时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康有为和谭嗣同,相互引为知己。《响九霄》的开场戏新编《斗牛宫》在这一重要情节的交代中起着化繁为简的重要作用。一番美轮美奂的表演之后,响九霄得到信奉变法救国的康谭二人对自己新创剧目的褒扬,立刻表明心态:“我虽一介艺人,深知戏理物理同轨,大人所言,变法图强,乃我国人众望所归!在下不才,日后所用之处,理当竭尽全力!”后来响九霄之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刻不顾身家、为变法冒死送信,固然有“君子重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知识分子情结,更是因为他深知“戏理物理同轨”,戏剧给他的启示已经不仅仅限于戏剧。

变法运动危在旦夕之际,响九霄身上凸显出浓郁的知识分子气质,他利用进宫演戏的便利,冒死传书,信守了当初对谭嗣同康有为的承诺,也完成了最具君子意味的“救赎”行为。

在响九霄的唱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救赎行为的源动力:“华夏自古讲忠孝,天下兴亡肩上挑。千古事浪淘沙风流散尽,梨园行留善举引以为豪。雷海青是艺人丹心可表,柳敬亭救南明勇把信捎。戏台上演多少忠臣良将,戏台下为世人树立风标!”正所谓“甞餽方丈天地宽”,台上方寸,台下天地,只有“戏中人”才能真正领悟戏中人生,才能真正会运用自己在戏剧中领悟到的人生真谛导引自己的真实人生。和程蝶衣一样,响九霄的戏曲人生也发人深省,但其在戏曲的影响下,心怀天下、为国事舍生忘死的人生态度较之前者的自怨自艾显然更震撼,也更深刻。

2. 英雄主义情结

中国戏曲多讲究故事性和传奇性,后者构成了传统戏曲戏剧性的基础,而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传奇作品中,能够救人于水火的绿林好汉或者神仙异秉等英雄角色几乎是永久性的核心话题。所以表现在戏曲中的英雄形象往往在戏剧主

题和情节结构方面同时背负着命运救赎和起承转合的重要使命。

人类对于英雄的认同、召唤以及热衷，或许源于人自身能力有限的自我认识。而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人只有在注意到他人目光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人和社会的肯定至今仍为评判个人价值的重要标准。有意识或潜意识里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使得每个人都有成为英雄的潜质，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关键是看怎样点亮。

“乱世出英雄”，在清末那个纷乱嘈杂的大时代中，面对着国家民族的危亡，很多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忿然投笔从戎，何况是学戏习武、演惯了舞台上英雄豪杰的响九霄。响九霄听宣进宫演戏之后，《响九霄》中出现了第二场戏中戏——《蜈蚣岭》。在大家为裴艳玲在这段戏中戏中的精彩表现喝彩的同时，作者和使用《斗牛宫》时一样的匠心也同样值得称道。

响九霄是带着谭嗣同的《变法论》进宫演戏的，他深知这部和定时炸弹无异的书稿一旦泄露随时都可能给他招来杀身之祸。可是响九霄的表演并未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他气定神闲，动作精湛的表演在最后都得到了挑剔的老佛爷慈禧的赞叹，戏剧大家的深厚功力再次得到证明。同时，也许正是“冒死送信”这样真实的英雄作为，对响九霄当时饰演英雄武松的舞台表现起到心理上的支撑。当现实人生中出现和戏剧相似的场景时，戏剧中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内核便会转化为演员一种勃发的人生态势。而反过来，亦然。正所谓“戏台上演多少忠臣良将，戏台下为世人树立风标！”对于将戏曲等同于人生，人生又精彩如戏的“戏中人”来说，这两者原也分不太清。而在这把熊熊燃烧的心头之火中，响九霄的英雄主义情结和知识分子气质无论在精神的强大还是在社会责任感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深度的趋同，二者实现了“救赎”层面上的同质融合。

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戏中人”响九霄的戏曲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更多体现为“超我”对生命本原的“自我”的规范，于是，响九霄的戏剧人生中大多精彩，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内涵，但不精彩乃至令人遗憾的内容也并非不存在。

二、戏剧·人生之致

艺术毕竟是感性的，而感情往往有无法割断的连续性，即使是文武昆乱不挡的响九霄，也会有无法“出戏”的时候，何况他自诩为“戏中人”。而任何一种情感的沉溺或痴迷都会对现实生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前面所说的程蝶衣、小剧场戏曲《青衣》中的筱燕秋等等，都是极端的例子。表面来看，响九霄和他们很不相同，因为他无论对待人情理往还是国家运命，都较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戏曲对其人生形成的消极意义确定存在无疑。

晓霞是响九霄收养并教授五年的弟子，天资聪慧，容貌秀美。响九霄很看好这个徒弟，曾鼓励晓霞说是祖师爷赏她的饭，自己一定会倾囊相授。这些原无不妥，可是早已暗恋师傅的晓霞言谈举止中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情愫猛然间击中了响九霄，意识到晓霞柔情的响九霄顿时几乎乱了方寸，但很快恢复正常，对晓霞的深情佯装不懂。到底是什么阻止了响九霄接受晓霞的爱恋？到底是什么在响九霄的人生中设置了令其享受真实幸福的屏障？是师徒恋的不合纲常？可是响九霄拒绝晓霞的唱词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封建束缚的顾虑，而是说：“戏是我的梦，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根，脉搏里附着京胡韵，我心中跳动着锣鼓音！这梦里魂里

都是戏，霞姑娘啊——（唱）我是一个戏中人！”可见，戏曲才是响九霄回避情感的元凶。

戏曲对响九霄影响至深，以至于其自称为“戏中人”。而这样的生存定位，一方面造就了令晓霞敬慕不已的响九霄，同时也会因为“戏中人”的无力出戏而使得其忽视或者无法正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正所谓“台上台下情，难解又难分”，自问内心也无法确定的情感让响九霄惶惑而慌乱，于是，面对晓霞的一腔深情，他望而却步，始终装糊涂，两人之间始终处于“好难问的话，好难表的心”的暗恋状态，直到晓霞的离世，才几乎彻底地打破了这种甜蜜而又混沌的情感状态。

晓霞离世前，清兵围追堵截之下，响九霄对晓霞情急喊出：“叫我怎么面对梨园同行，怎么面对你？”这样“暧昧”的话语；晓霞离世后，站在空旷间，独自面对孤坟中的载载爱人，响九霄卸除了平时对晓霞的一切伪饰：

隔着三尺土，轻轻把你叫，
我今日要把心里的话儿往外抛。
你喜欢的这双眼哪，
——为你把眼泪掉！
你喜欢的这双手啊，
——把你的芳魂抱！
你喜欢的这双脚呀，
我要一步一步围着你转千遭。

坟莹前这一大段情真意切的表白直教人潸然泪下、心如刀绞。“脱下了贴身长袍轻声叫……这长袍做聘礼真情未了”，更用一种情感确定后的坚定同时慰藉了坟内的孤魂和台下的观众。可是，戏曲对响九霄情感所造成的混沌影响并未全部消除，响九霄的戏曲=人生，两者在其生命中早已血水相融。所以即使卸下对情感的伪饰，也剔不掉戏曲对其情感的渗入。情真意切的哭坟，响九霄强调了自己“无有丝弦伴，无有那锣鼓敲，无有贴云片，无有缠围腰。”；表白心迹的倾诉，在响九霄心中，是“在这条凄惨惨荒野古道，为师我唱一个堂会你一人瞧！”；随着晓霞离世被迫终结的两人情感，在响九霄看来，也满含着曲终人散之后的落寞和痛苦：

无丝弦，无音调，咽喉哑、舞萧条，
人走了，都走了，戏散了，都散了……
这别样的滋味谁知晓？你们谁知道！
舍不得，忘不掉，分不开呀，离不了，
黄泉路上你走好——
我陪着你唱不完的西皮二黄调哇，
咱师徒再相逢阴阳相隔天地遥。
——天地遥！

戏曲对响九霄的情感·人生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救药，无法剥离。这种影响辐射到响九霄的灵魂深处，即使他痛彻心脾，依然潜意识里延续着那种混沌的情感轨迹。晓霞对他的爱，他认为是对“戏中人”的爱；他对晓霞的情感表达，也只是要陪着阴阳相隔的对方继续“唱不完的西皮二黄调”，人生？戏剧？已然无法分清。一代大家响九霄的戏剧人生怎么能够不令人慨叹，叫人唏嘘？

认认真真演戏，堂堂正正做人，是很多艺人生的人生信条。在响九霄的身上，这两者原为一物。台上演英雄，台下亦峥嵘；台上重情义，台下难忘情。戏剧成就了响九霄，也为响九霄的真实人生增添了或高昂或低回，或豪壮或柔情，亦悲亦喜，且歌且泣的戏剧风情。